

苏联当代妇女题材小说选

紫罗兰



图书馆

京出版社

紫罗兰

苏联当代妇女题材小说选

粟周熊译

紫 罗 兰
——苏联当代妇女题材小说选
梁 周 熊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6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375 印张 307,000 字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4,000

书号: 10071·455 定价: 1.40 元

目 录

紫罗兰·····	瓦连京·卡达耶夫(1)
不相称的婚姻·····	尼古拉·楚科夫斯基(46)
蓝眼睛的大象·····	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118)
盼望·····	尼古拉·叶夫多基莫夫(128)
回乡下接母亲·····	叶甫盖尼·诺索夫(192)
面对面·····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218)
平安到达·····	鲍里斯·叶基莫夫(277)
小娜塔莎·····	奥列格·米哈依洛夫(309)
不是为了荣誉·····	阿纳托利·叶麦利扬诺夫(323)

紫 罗 兰

瓦连京·卡达耶夫

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从电气火车上下来，在新建的、混凝土的高月台上踌躇了一会儿，把陌生的别墅区环顾了一番，然后步履艰难地向路口走去，皮鞋在地上蹭得沙沙作响。在路口的护路工棚附近，一辆直达出租汽车停在自动横杆一旁，这是一辆小型公共汽车，整个车身沾满了干涸的泥块，它旁边还有一辆白色的救护车，毛玻璃上有一个红十字，这车显然是当地疗养院派到车站来的。

直达出租汽车和“伏尔加”牌救护车的司机都站在自己的车旁，正在评论那几个长得粗壮敦实、肩宽腿短的姑娘，她们穿着宽大的橘黄色的信号坎肩，宛如一束阳光，照亮了这晚秋时节寒意已浓的阴雨天，路上到处是水洼，里面映出了莫斯科近郊常见的、树叶凋零的金色合欢树的倒影。

姑娘们戴着大得象铁铲似的防水布手套，在一个腋下夹着黄色信号旗的施工员监督下，刚刚动手用新型的混凝

土轨枕换掉旧的枕木，她们正在利用两次列车的间歇时间加紧施工。

这些姑娘中也有一些长得异乎寻常的动人，因为干活，面色显得更加鲜艳红润。

“劳驾，请问去养老院该怎么走？”老人把手举在磨光了的鹿羔皮帽前，打着招呼问道。

“您沿着这条林荫道往上走，就会见到总主教府邸的大门。左边是公墓，您别往左拐，往右走，一打听就知道了。”

“能不能把我送上去？”老人低声下气地说，“我会酬谢你们的。”

“已经不远啦，顶多有二百米。”

老人将头上的帽子扶正，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好象有些拿不定主意，然后沿着两边古松参天的林荫道向上走去。

司机们目送了他一阵。这个人的整个外貌中有某种值得注意的地方，不过到底是什么——一下子还捉摸不透：似乎是昔日的养尊处优和今天的贫贱卑下相混合的东西。

他身上的大衣是用军大衣改做的，上面钉了好些大颗的骨扣，裤子特别肥大，在两只干巴巴的麻秆细腿周围晃荡，脚上穿的是一双补过多次的黄皮鞋，鞋带打了不少结子，而更主要的是，过去曾经强壮结实的身子，如今明显地变得又瘦又小，枯瘦的脸上有一个原先是漂亮丰满，如

今却显得软骨过大的鼻子，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灰槁色的、病容满面的脸皮在几乎没牙的嘴巴周围堆起了一道道的皱纹。

一句话，他的整个外貌使人产生一种怜悯之情，乃至一些厌恶之感，他肩头上搭着一个网兜，里面盛有两只干瘪的橙子，他这副外貌跟他要去的那所养老院的等级是不相称的。

直达出租汽车和“伏尔加”牌救护车司机在目送老人时，大致是这么想的，后来他们又兴致勃勃地端详起那些年轻的女修路工来了。

……信号器发出了吼叫声，自动横杆慢慢地降落了下来……

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总主教府邸的阒静的大铁门前，在两根支着高高尖顶的石柱子旁边歇了一口气。左边，透过一片树林隐隐可以见到一片墓地，就在墓地栅栏外的大路上，有一大堆用过的丧葬物品：红布条、凋谢的鲜花和旧花圈生了锈的铁丝骨架……

老人的心里感到一种不快，就把身子转了过去，几个穿黑衣服，教徒打扮的老婆子从他身旁走过。她们头上包着白色或黑色的头巾，也不知道是修道士，还是朝圣者。她们紧贴着静寂的砖墙缓缓地鱼贯而行，挑选着干的地方

下脚。每人胸前都挂着一袋圣饼。她们来到总主教府邸的铁门前，朝着古教堂砖墙后的金晃晃的圆顶，一边划十字，一边鞠躬表示告别，然后撩起裙子，匆匆地往车站奔去，生怕误了火车……

老人向右转，走过几幢新近落成的五层大楼，其间夹杂着三、四栋仿佛为避开新生活的潮流而藏身于丁香和黄澄澄的金合欢树丛里的古色古香的木头房子，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幢长长的黄色的二层楼前，楼的大门前矗立着好些白光光的石膏体圆柱，这是一种土里土气的仿古典主义样式，可这种圆柱曾几何时还被公认为正统建筑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呢。只是楼里的窗户和总样式很不协调，一孔孔都是宽大而呈三角形的意大利式的，里面看得见一盆盆种植着天竺葵、蕨草、芦荟的瓦盆，木环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窗幔，铜烛台的镀金层在闪闪放光，老人在一孔窗户里还看见了一架梯墙，他由此断定那里是体操房。

他原来把养老院设想为一个破落不堪的收容所，而现在他眼前的大楼却与宫殿相差无几，厚实的大门上还安了颇有古罗马风味、样式象护从官发髻的大铜把手。

这一切博得了老人的敬重。他在刮泥板上刮去那双不合时宜的黄皮鞋后跟上的污泥，在隆起的铁丝网上把脚踏了又蹭，蹭了又踩，直到确信鞋上已不带泥，才用力推开了弹簧绷得很紧的大门。

“我想见见病人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她姓诺

沃谢洛娃，行吗？”他问值班护理员，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穿着工作长衫，坐在小桌后面的衣柜旁边。

“我们这里没有病人，只有老人，”护理员以教训的口吻说，“至于说你要找的卡捷琳娜^①·盖拉西莫夫娜·诺沃谢洛娃同志，我们这里倒有一个。”

“我怎样才能见到她呢？”

“她有事找您吗？同您约好今天？”

老人窘住了。

“不。我是顺便来的。想看看她。”

“我们这里非约请的外人概不接待。”

“我不是外人，”老人说。

“那您是她的什么人？”

“亲属。”

护理员吧嗒吧嗒嘴，满脸狐疑地打量着他。

“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没有亲属。她在我们这里资格最老。从建院就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有什么亲属来看过她。如果她有亲属，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当中数她最孤单了。”

“我不是外人，”老人说完，脸色刷地变得死人样的苍白，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他用那顿觉模糊不清的双眼往四下里瞧，好象想在身旁找个支撑点。“请原谅，我想坐一下，”他勉强地咕哝了一句，终于沉沉地坐在了椅子上。

① 同叶卡捷琳娜。

……椅子摇晃了一下，老人慢慢出溜在地上……

此时护理员方才发觉，老人已经昏厥。她敏捷，但很轻巧地架住他，将他扶正坐好，再咣当一声启开玻璃高水罐的盖子，从里面倒了一点带有漂白粉味的开水，老人两手颤抖着抓过杯子，贪婪地啜饮起来，有几次还象孩子一样给呛住了，水顺着刮得溜光的嘴巴两边灰槁色的脸颊往下淌。

“怎么样？”从旁边走过的护士兼管理员厉声问道，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精神饱满的妇人，蓬松的发型，高高的胸脯，大衣披在肩上，她显然刚从院子里回来，那儿有她兼管的各种家当。

“这位来访的公民犯病了。”

管理员拿过老人的手，摸了摸脉。

“马上就好，”老人带着负疚的口气说，把昏倒时落在地上的装有橙子的网兜捡起来。“我常犯这种病。”

“您到底是找谁来了？”管理员问，两眼仍看着她那只被花边袖口勒得紧紧的肥胖而滑润的小手腕上闪闪发光的小金表。

“他是来找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的，”护理员说，“他说是她的亲属。”

管理员耸了耸肩。

“没听说过叶卡捷琳娜还有亲属。您是她的什么人？”
老人脸一红，犹豫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才挤出几句话

来。

“我是她的丈夫。我的姓和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一样，也姓诺沃谢洛夫。我是她原先的丈夫，”他又添加了一句，想把事情说得更符合实情。“我们老早就离婚了。”

管理员颇感兴趣地看了看这个竟然曾是诺沃谢洛娃丈夫的人，诺沃谢洛娃可是养老院里最受尊敬的老人之一，并且是党组织的书记。

“我说同志，您来得真不凑巧，”管理员说，口气软了下来。“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她每小时都安排得满满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样帮您的忙。现在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正在给师范学院的积极分子上党史辅导课。有十二个毕业生特地从莫斯科来请教她。玛莎阿姨，他们在什么地方上课？”

“在二号楼阅览室，”值班护理员回答，语气里有一点为他们的养老院有阅览室而得意的味道。

“您瞧，”管理员说，“他们什么时候下课还很难说。下午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还得主持党委会。要不，您找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再来吧。”

“我下次恐怕很难爬上来了。再说，还会有下一次吗？你们就让我等等她吧。”

“今天不是我们的接待日……而且，外人一般是不许呆在这里的……”

“我不是外人呀，”老人说，“我不是外人。我有证件。”

他把手伸进侧兜，从里面掏出一叠揉破了的证件，这些证件是那些习惯于用诉讼手段解决问题的人经常带在身上的。他在这些证件中乱翻了一阵，把退休金领取折找了出来。

管理员把折子拿在手里转了转，翻了几页，看到里面的退休金数实在少得可怜，然而领取人确实叫诺沃谢洛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

“好吧，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这么说您在这儿等着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吧。当然，得把外套脱下来，我们这里是不兴穿外套的。还有这些水果是干什么用的？”她发现了放在老人脚边地板上的网兜，问道。

“送给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的……维他命……”

“不行，不行！”管理员惊呼道。“这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这里每个成员都配给足够的新鲜水果。快把您的这些橙子收起来吧。”

值班护理员领着诺沃谢洛夫走进隔板里间，那里有好多带着小塑料号牌的电镀挂衣架，和剧场里一样，衣架上挂着各式男女大衣，一看这些大衣就能断定它们的主人都过得很不错。

诺沃谢洛夫把自己的大衣和网兜挂在钩子上，他的网兜在这里显得特别寒碜。他身上那件褪色的上衣衣袖过长，上面还钉有一小条油渍渍的挂勋章的绶带。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满是头垢的玫瑰色小梳子，在几乎秃光了的白头

上梳了几下，他的眼睛上方有两个深坑，活象老马的眼睛。护理员把他领到一个布置得有点儿象客厅的角落里，让他坐在一张又大又沉——沉得推也推不动——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椅子前面也有一张同样很沉的小圆桌，桌面上铺着一张大红色的丝绒桌布。

……他开始等候……

一条铺着列诺伦厚漆布的长廊伸向两头，沿着长廊有一排白漆房门，上面挂着写有住户姓氏的小牌子。如果不看窗台上的盆花和门上的门帘，倒不如说它更象一所讲好的门诊所，而不象养老院。

……时间过得太慢了……

诺沃谢洛夫又觉得一阵恶心从心里直往嗓子眼儿里翻腾，双颞抽搐不止，他习惯地往嘴里放了两小片硝酸甘油。恶心稍稍压下去了。他不曾昏倒。只是肋间的疼痛并未减轻。

养老院的日常生活就在他的周围：护理员们来来往往，手上一大摞熨得平平的床单直堆到下巴颏儿，床单散发着一股漂白粉味；在长廊尽头医疗室门口的长椅上，靠墙坐着一些仪表端庄的老头儿和老太太，耐心地等着看病；通往二楼的宽大楼梯上铺着用铜条卡住的地毯，从楼上传来了上面走廊里来往人们的欢笑声和收音机的响声；不知从

什么地方还飘来一股热腾腾的炒菜香味，诺沃谢洛夫怀着妒嫉的心情想道：这些全苏特种退休金领取者在这里过得倒挺称心如意的。

……卫生员用轮椅推着一个膝头上盖着一块方格毛毯的偏瘫老人从长廊过来了；老人有半边脸已经麻痹，但脸上那双深褐色的眼睛却很灵活，眼神似乎也很快活，而且饱含着嘲讽和幽默……

诺沃谢洛夫觉得什么时候曾经见过这双眼睛，那还是在很多年以前，当他提供伪供诬陷叶卡捷琳娜·盖拉西莫夫娜的时候，法院侦查员那双深褐色的、透人肺腑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眼睛里含着一种隐隐的嘲讽和不信任感。

这个人完全可能正是那位侦查员。为什么不可能呢？诺沃谢洛夫又感到了当时感到的那种良心上的不安，这是混杂着恐惧和深深意识到自己行径卑劣的一种烧灼灵魂的羞愧。

那双深褐色的生动的眼睛膘了他一眼，卫生员就把那张在油漆布上微微作响的轮椅推走了，消失在门帘后面。

诺沃谢洛夫被认出来了吗？如果被认出来了，又会怎么样呢？他当时只不过是想方设法要把一个挡道的女人踢开，因为在他看来，她可能会对他的另娶作梗。其实呢，他本来用不着干这种下流勾当。她自动让位了。

……可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常言所说的血气方刚的男子，已经丰满起来，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地位显赫，前途无量。他沾染上了一个正在平步青云的长官，几乎就是高级官员的全部习气：非凡的步态，低沉的嗓音，一双农民的漂亮的眼睛，在麦穗般的金色眉毛下面冷冷地、含情脉脉地射出意味深长的目光，这一切都很能讨得女人的欢心。

叶卡捷琳娜比诺沃谢洛夫年长十岁。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面部表情非常生动，笑容开朗，温柔可爱，这些弥补了她的容貌。然而，年龄上的差距最终还是表现出来了，诺沃谢洛夫一家上演了一出在类似情况下屡见不鲜的悲剧。

他迷上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她姿色撩人，且易狎近，这更煽起了他的情焰。

不过，她早就不是什么姑娘了，而是那样一种卑微的寄生虫，在她们眼里爱情不过是一种唯一可靠的手段，依靠它可以获得她从小不曾得到的优越的社会地位和金钱。

她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诺沃谢洛夫的情妇，得到了情妇从上了年纪的有妇之夫那里所能得到的一切，这以后她又以不可遏止的精力，充分地把自己的年轻貌美作为手段，凭着她那套恬不知耻的本领，决意无论如何也要当他的合法妻子。他稍作了一些抗拒，但到头来还是失去了理智，跟她结了婚，让她当上了家里不受任何管束的女主人，而且

还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当年轻的新妇步入社会，并熟悉了那里的环境，她很快就看出来了，诺沃谢洛夫全然不是她所追求的至高顶点，还有许许多多的男人职位都比他高得多。虽然这些男人都早有妻室，已经生儿育女，甚至有了孙子，但年轻的诺沃谢洛娃已经显示过她征服男人的本领，懂得要打铁就得趁热。

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出落得非同寻常的美丽动人，她已经有了深褐色的狐毛披肩，戴上了钻石耳环，不过钻石还不是很大；当她和诺沃谢洛夫一起坐在大剧院包厢里观看什么隆重演出的时候，她穿着华贵的印花黑丝绒长连衣裙，一双十指纤纤、长得匀称丰满、光溜溜的小手，指甲染着蔻丹，半启的朱唇挂着微笑，丰腴的胳膊肘上露出两个小窝窝，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神情快活而且不知羞耻，眼睑是湿润的，象彩釉一般，这一切都显得她格外的妖艳，使不少男人为之倾倒。在她周围仿佛有一个男爱女憎的磁场，女人都把她看成危险的情敌。

她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威力。诺沃谢洛夫作为她的丈夫，一方面因拥有这一令人垂涎的宝物而感到一种愚钝的自豪，但同时却为一种疯狂的嫉妒所困扰，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这个年纪轻轻、很能迷人而且举止轻浮的淫妇任何时候都可能背叛他，去找一个更有利可图的男人，以便爬到社会的更高层。不久他就觉得跟她一起出入于大庭广众面前已是一种折磨人的负担了。而她却好象蓄意要跟他作对似的，

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要去，去看戏啦，去听音乐会啦，上运动场啦，出席别人家里的晚会啦，说得更确切一些，不是一般的去去了事，而是去卖弄风骚，贪婪地为自己物色下一个丈夫。

诺沃谢洛夫的生活变成了地狱和天堂的混合物。

他心里很明白，他不在家的时候——如上班、开会或公差外出的时候——她背着他过着一种秘密的、淫乱的生活，她同时扯着好几个情夫。

她象一只狡猾的小兽，做起这种事来总是非常谨慎小心，但是又不能做到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不过，她也并不想做得那么干净利落。她生性慵懒，而且行事放荡不羁，根本不屑去干这种要花大量精力的枯燥无味的活儿。事情愈糟糕反倒愈好！有时她还故意留下一些把柄让他起疑。

他醋劲大发，痛苦至极，对她简直没有办法，这时她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了。

只不过要物色一个级别更高的新丈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就这样拖了几年，一想起这几年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不仅他的自尊心备受损害，他的职位也开始受到影响。她损害了他的名誉。他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她也成了人们的笑柄。他开始让她当众出丑。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歌剧《伊凡·苏萨宁》的再度公演，他们竟然当